

陕西“江村大墓”考古揭开皇家苑囿面貌

汉文帝竟然用熊猫陪葬

陪葬,大家应该都听说过,战马、狗、猴子甚至人都曾经是陪葬的对象,但在陕西西安白鹿原汉文帝霸陵西侧的动物殉葬坑中,考古队员发现了2000多年前大熊猫的骨骼。8月1日,“汉文帝霸陵殉葬坑现大熊猫骨骼”的话题引起网友关注。原来在2000年前,大熊猫就是“顶流”,被养在皇家苑囿。



揭开汉文帝皇家苑囿面貌

早在2021年12月,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,公布了近年来新发现的“江村大墓”即为汉文帝霸陵。至此,元代以来普遍认为霸陵在“凤凰嘴”的观点被考古工作纠正。

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、江村大墓考古亲历者曹龙介绍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霸陵遗址区域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曾进行过一些考古发掘工作。

1966年,在窦皇后陵园西1公里处发掘动物殉葬坑47座,出土有陶俑、陶罐,以及羊、马、猪、狗、鸡、鹅、鹤等动物骨骼,发掘者认为这批动物

殉葬坑属于窦皇后陵的陪葬,本次的考古工作已证明其应为霸陵的陪葬。

1975年,考古人在薄太后南陵西北处清理动物殉葬坑20座,发现了砖栏、陶棺、木栏(木椁)以及马、羊、狗、犀牛、大熊猫等动物骨骼,但由于被盗扰,大熊猫的躯干部分已经不复存在。

本次考古工作始于2017年,汉陵考古队再次对薄太后南陵进行了详尽的考古勘探工作,共发现外藏坑约380座,共发掘了55座。

经过初步鉴定辨识,又发现了虎、梅花鹿、金丝猴、猕猴、丹顶鹤、金

雕、绿孔雀、褐马鸡、陆龟等动物的骨骼。

2021年底,考古人员对霸陵的20余座小型外藏坑进行发掘清理。在这里,他们发现了老虎、羚羊、獾、大熊猫和印度野牛、鬣羚、牦牛的完整骨骼。

目前,胡松梅及团队已经根据动物的骨骼保存情况进行了鉴定,也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,对部分动物骨骼进行了古DNA鉴定,确定了此前的推测,这些珍稀的兽类,正在揭开汉文帝皇家苑囿一角的面貌。

是否偏爱大熊猫有待考证

值得一提的是,在霸陵的一个小型外藏坑中,有一具完整的骨架。它有着发达的犬齿,头朝着帝陵的方向,尾巴朝向西边,躺在平铺的砖栏中。

经过与现有大熊猫骨骼标本的对比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、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和团队确认,这具动物骨骼就是大熊猫。这也是在帝陵中,首次发现陪葬的大熊猫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有记载:“齐鲁千亩桑麻,渭川千亩竹……”既然

有“千亩竹”,那么是否可能有大熊猫存在于此呢?这一次大熊猫骨骼的发现,将这个推论又向前推了一步。

目前,我国大熊猫分为四川大熊猫和秦岭大熊猫两个亚种,胡松梅说,根据霸陵外藏坑出土的熊猫骨骼进行判断,应该属于秦岭亚种。

“秦岭亚种的大熊猫相对四川大熊猫来说,个体较大,脸较圆。”根据出土的动物骨骼,能够推测当时的气候和环境。胡松梅说,这只大熊猫或

许就来自秦岭北坡的森林中。“当时的气候应该比现在要高1至2度,秦岭北坡的气候应该还是比较湿热的森林环境。”

那么,汉文帝和薄太后是否特别偏爱大熊猫,曹龙认为尚不能得出这个结论。“从目前的这类外藏坑的数量及已经鉴别出的动物种属来看,依然是皇家苑囿性质,并不是因为个人喜好而单独陪葬大熊猫,有些珍禽异兽应该是从南方甚至更远的域外供奉而来。”

首次发现完整亚洲獾骨骼

除了大熊猫的骨骼,霸陵的外藏坑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,就是发现了早已在中国消失的亚洲獾的骨骼。

在出土动物的头骨中,胡松梅发现两个牙齿尖连起来呈现山脊状,“只有獾有这种特征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记载:“獾似熊,黄黑色,出蜀中。”

一直以来,很多人都认为獾就是大熊猫的另一个名称。而这一次,在霸陵的外藏坑中同时发现了獾和大熊猫的骨骼。

胡松梅认为,这也就证实了獾和熊猫自古以来就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动物。

“獾与大熊猫都是黑白两色,再加上自宋代以后,獾就没有在中国出现过,所以人们并不能确定古籍中的‘獾’是否指的大熊猫。既然两种动物同时出现了,那么就不可能将两种动物都叫做‘獾’。”

这也是自20世纪20年代左右,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獾的残骨之

后,第一次在考古中发现骨架完整的獾。这一次霸陵外藏坑中出土的獾的骨骼,骨架完整,体型巨大,无疑是非常珍贵的。

如此一来,“獾”是大熊猫另一个名字的说法,或许能够被有力反駁。

普通的墓葬可能会陪葬猪、狗、牛、羊等动物,而在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中,出土的几乎都是珍禽异兽,胡松梅说,这也反映了汉代“事死如事生”的丧葬观念。

“我们还在薄太后南陵发现了鸿雁、丹顶鹤、孔雀、褐马鸡等大型的鸟类,还有金丝猴、陆龟等动物。这些动物也都象征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。”

特别的是,在大多埋藏着动物骨骼的外藏坑中,还随有一个陶俑,一个陶罐,部分陶罐中还有粮食。胡松梅和团队认为,这象征着动物的“饲养员”和饲料。

据封面新闻 刘可欣